

风物咏

亲爱的房子

牟民

一粒粒种子，中秋入地，趁温润气候，发芽出土。露尖嫩的几片，慢慢适应着冷，由嫩黄到墨绿，挺了头颅，饱尝凌寒严冬，铺下身子，把一腔热集聚地下，根系延伸，立一个强大的基础，做着未来分蘖的准备。这是一粒麦子的担当，品过秋霜，饱尝冬雪，拥抱春风，顶着酷热，一棵麦子转眼拥了兄弟姐妹，争相向上，一簇簇，一行行，一片片，麦子家族繁盛大地。

开春，眼见麦浪翻滚，麦子青春浓烈，芒种一过，几个日头，绿从地面退化，叶子一层层变黄，水肥足，麦秆粗壮，顶起拇指粗的麦穗，劲风掠过，麦子稳立，只知向上，日日生长。你给我一寸土，我便还人间一地金。

麦子灌浆后，一天一个模样，一天一个成色，麦粒鼓起，黄了身子。喜欢看麦子的农人择畦背蹲下，听浪花声，嗅麦香味。捏捏麦穗，颗颗麦粒，伸出麦芒，直直竖立，似在说，别动，俺在发育，俺在饱满。它们上下簇拥，团结紧密，排列有序，左看右瞧不出瑕疵，只给人美观舒服。眼里是激动的泪水，嘴里喃喃，看这麦子，看这麦子哟！麦秆粗壮，麦棵肩并肩，密密挨着，麦穗大，麦粒成实，麦芒似虎须，凛凛然，灼灼然。打一眼，麦子顶面，厚实平展，筐箩搁上，稳稳当当，喊一声：好麦子啊！

掐一穗，手掌里搓搓，不顾麦芒尖利，搓啊搓，麦粒脱掉外壳，张嘴吹风，黄隆隆一堆在掌心，鼻子先嗅一番，麦香满了鼻孔，慢慢嚼，原生态的麦子味道，会记在胃里、脑子里。跟着道一声，麦子饱成了。自家麦地里，掐些麦穗，锅底下烧，麦芒化掉，麦粒被黑灰包裹时，掏出它，手里轻搓，轻吹，熟麦粒又是另一番浓烈的香。

麦熟三晌，凌晨，一声喊，拔麦子喽——激动又紧张的农人，吐一口唾沫掌

心里，鼓一股劲儿，跟时间抢麦子。再苦再累，没个怯阵的。前方一片金黄，那是白花花馒头，喧腾腾的大枣饽饽，喜人的白面饺子，面条，喷香的大饼哟！大集体时，虽然，每人分得不多的麦子，但毕竟给生活添加了一份希望。辈辈农民，年年汗洒土地，盼个肚饱，盼个顿顿猪肉馒头。艰难的日月里，农民打下满场院麦子，勒紧腰带，一车车麦子送往国库，支援国家，任劳任怨的父老乡亲，依旧吃地瓜、饼子，憧憬着多种麦子，多打麦子。麦子啊！那可是待客的稀罕物，病时才舍得吃点儿的高贵品。

那一年大灾荒，六月的麦子熟了，眼望黄了的麦子，却饿得无力迈出门槛。大队长和小队长齐声喊，拔麦子喽，一畦麦子拔到地头，三斤地瓜干！母亲捂住肚子，一跟头一跟头去往麦地，打上一畦麦子拔，几次昏倒在地，醒过来，看看麦子，再拔。终于，挣了三斤地瓜干。回家煮熟了，填饱了我们饿了几天的肚子。麦子在招手，麦子掉头了！去拔麦子啊，去虎口抢麦子啊！希望的麦子救了农民们。亲爱的麦子哟！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到了麦田属于自己管理的年代，我家种了10亩麦子。割麦子时，我恰好有10天麦假，我体验了割麦子、打麦子、晒麦子的艰苦，汗水跟着浸润了整个过程。

麦子长势旺盛，起早赶晚，蹲守地里割麦子。割麦子脏累，高温下，热汗脖流，记得我穿一件白小褂，半天功夫，被汗水染成泥黄色。我实在蹲不住了，劝母亲找人帮忙，别这么累。当时割麦子，只有我和母亲、妹妹，父亲手残疾，只能捆麦子。母亲说，这会儿麦子是自己的，苦累有奔头。母亲理理散乱的头发说，你说苦累，有麦子苦吗？

麦子也天晒地剥，一动不动，把自己苦熟了，你看看麦子，就不觉得累了。割麦子啊，别老望前，只去低头干，眼是笨蛋，手是好汉。母亲蹲下，便几个钟头不起身。一上午，来回割麦子，竟能套我个圈。听母亲的话，我便低头，一把把麦子割，一捆捆麦子站立身后。麦粒哗出了脱粒机时，忘记了劳累，只有高兴。那年，除去缴纳公粮，我家余五千多斤麦子。

麦子堆在场院里，父亲赤脚摊晒。我被一堆金黄感染了：这么多麦子呀！旧年，一大家子人最多分三四百斤，眼下，有一场院麦子。我光着上身，在麦粒堆里滚，麦粒粘身，暖烘烘，直把麦香送嘴里。多年后，读余秀华的《一打谷场的麦子》里的诗句：

如果在这一打谷场的麦子里游一次泳
一定会洗掉身上的细枝末节
和抒情里所有的形容词
怕只怕我并不坚硬的骨头
承受不起这样的金黄

只有对麦子亲近的人，才会写出如此动人的诗句，只有经历过种麦子割麦子的甜酸苦辣，才会被这诗感动，激起对麦子的崇敬，心里情不自禁会喊，麦子啊，亲爱的麦子！

打那年起，告别了地瓜饼子的日子，馒头成为主食，我们也过起了吃细粮的生活。麦子高贵，别看它细巧的身子，顶起高傲的头颅，手里握住它时，心疼得怕它折断。只要看见熟透了的麦子，亲近土地的人，会扑向它，会紧紧抱住一棵麦子，跟它对语。村有同伴乳名“麦子”，他妈生他恰在麦熟时，随口便叫了“麦(mò)子”。初叫麦子，有些拗口，叫长了感觉这名字真好。年长，见他一副国字脸，一头黑发，虎背熊腰，为人善良，吃苦耐劳，种的一手好庄稼，真是一棵亲爱的麦子。

诗歌港

重逢

邓兆文

与露珠一样，眼泪
与眼泪的重逢
有时也能开出花来
叶子浑然不知
那时，我们还年轻
偶尔为了一朵花
就互相抵腿，犄角
摩擦
直到上课铃响，方才
作罢
如今，花落谁家都不知道
只剩下了一双老寒腿
还记得
喊冤叫屈，隐隐作痛

妈妈的手

赖玉华

妈妈的手
那是无法言说的爱
——是流淌的琼浆玉液

当我尚在襁褓中
那双温柔的手
传递着动听的音符
在无忧的世界
牙牙学语

我年少不懂事
那双勤劳的手
化为成长的摇篮
在欢乐的童年
编制生命的美丽

我在叛逆的花季
那双叮咛的手
寄语梦的航标
在涅槃的青春
掌舵人生的航标

后来，我成家了
你那双沧桑的手
化为一支唠叨的歌
寄给我乡愁的诗句
飘渺的炊烟，溢出
幸福的泪水

五月，又闻槐花香
想起了那双手
温馨的港湾里
枕着您的芬芳入梦
在梦里
在母亲的烟波浩渺里
载着韵味无穷的梦

六月随想

高绪丽

一夜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六月里，麦子有麦子的心事，我有我的心事。

经历风霜雨雪，走过春夏秋冬，从一粒种子，成为硕果累累的果实。它的一生，似乎做了许多的事情，孤独地守候麦田，在每个有月亮的晚上，扬起麦花跳舞。又似乎只做了一件事情，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颗粒归仓。生命在不断延续，希望在继续传承，当天边的麦浪翻涌成为金色的海洋，这片被祖辈们耕种了无数回的土地上，把美好又重新呈现到我们的面前。

厢房的木头窗棂上，悬挂着的数把镰刀，已经锈迹斑斑。过去的那些麦季里，被磨得锃亮的镰刀，是这个夏天最厉害的武器。年富力强的父亲，磨刀霍霍，冲锋上阵，将地里的麦子统统收割回来。不过数年，再到六月，联合收割机往地里走上一遭，麦子被直接脱粒装进了袋子

里。昔日那些镰刀，一夜之间失去了光彩，没了用武之地，被冷落在破旧的窗棂上，蒙满了时间的灰。当然，一同被搁置起来的，还有我的童年和那些滚烫的麦收记忆。

六月的杏树上，结满美人杏。杏子品种多样，什么醉杏、麦黄杏、磨盘杏、疣疤杏子和美人杏，名字不同，口感各有千秋。醉杏的杏核可以砸开即食，麦黄杏子有酸有甜，美人杏子只有甜。“杏，幸也”，乡户人家，门前多栽杏树，六月杏子肥，各个品种的杏子都可以尝到，想吃哪种口味的杏子，去那家的杏树下转一圈，乡人热情，准保让你吃个够。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六月的诗篇，在心里斟酌了许久，也酝酿了许久，每每提起笔，只觉得一腔热血，在胸前翻滚、堆积，找不到合适的宣泄口，没法子，只能一搁再搁。六月的章节，字里行间，

写满父亲的身影。一垄垄金黄色的麦浪，是大地奉献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面对全家人的温饱，父亲弯下他高大的身躯，蜷成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在麦浪里缓慢移动。眉眼盈盈处，他用数不尽的汗水，收割了一行行最动情的诗句。祖母在世的时候，每年六月，她会去麦地里，捡拾麦穗。有一年，她捧回来一大捆麦穗，麦穗头被捋到一头，麦秸秆被捆得整齐利落，好像还在地里生长似的。她跟我说，这些麦子，都是有根的，我们不能看着它们被遗落。

六月，草树庭深、瓜果飘香，一派生机勃勃。人间六月，迎来许多人的高考和中考，从此，一路向前，扬帆远航。我们的人生，不仅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还要有热爱山河的勇气、扬鞭催马自奋蹄的努力，爱你想爱的，爱人间四季，爱这个世界，更要学会爱自己。